

# 致阿罩霧三少爺

記得你的名字  
是因為保有樟腦的香氣

當初北洋的一夕傾倒  
所有的山脈莽野都被征服  
年號無法收斂，卻被帝國主義閹割龍的  
圖騰  
結辯的日子沾染滿身櫻雪

口吃的歲月 遲遲發不出五十音  
你拒絕成為國語家庭  
在身後的影子裡植下原生的標木  
落葉歸根 彷彿不斷蔽日的輪迴  
總有一天意識的種子，會突破季節萌芽  
彼時你踏過門前新鋪的柏油  
棲停的紙鶴會大動作的起飛向北國請願

很遺憾，即使你努力穿越頁緣漸次黃冥  
化的雜誌  
左右手卻彼此牽扯、輪流落後，刻意擦  
肩而癱瘓  
觸發前方蟄伏的噬夢者  
捕食剩餘的殘肢  
你挺了挺身 側臉接下戰亂中火辣辣的一  
巴掌  
像是時代的哀樂

在火源也顯得畏寒的冬季  
你也只得飛離，默默喝下  
一杯不堪久待的苦茶  
讓時間來殲滅整個世紀 以及胸口沉不  
下的茶梗  
或者又向自己允諾 青天白日之下  
有善意的折射  
故土的语言將響起自由的虹

但你可知道 你的長壽在亂世不是福氣  
溫熱的清酒不合新時代的胃口  
帶土味的血統也是  
你因此頭腦昏眩，忘了甚麼叫祖國故居  
倉皇的向北遷徙  
一如你脫下的歷史  
容易染色  
不可以曝曬見光  
不可以混合滌洗

想為你刻下教語墓銘  
那些我認真臨摹的詩文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  
潦草的歸葬後，來不及問你  
能否預示，或寫一首  
通俗白話的詩：  
如何超過更深更廣的海溝  
一片大陸和兩個海島如何和解

醫學士 陳泓任



註：阿罩霧三少爺，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日治時期非暴力  
反日人士右派代表人物，台灣三大詩社「標社」核心成員。  
二戰期間以祖國之名迎接上海賓客，被日人摑掌羞辱。戰後  
因二二八事件遭國民政府所忌，以頭部暈眩為由避居日本。